

刘德清

邓声国

主编

文化视野下的 古代文学研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刘德清
邓声国 主编

文化视野下的 古代文学研究

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视野下的古代文学研究/刘德清，邓声国主编。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9

ISBN 978 - 7 - 5013 - 4090 - 3

I. 文… II. ①刘…②邓…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5192 号

书名 文化视野下的古代文学研究

著者 刘德清 邓声国主编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btsf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12.50

版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4090 - 3

定价 28.00 元

前　　言

这本集子的问世，是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重点学科建设结出的一颗硕果。本学科基础早在1958年井冈山大学成立时业已奠定，1978年恢复办学以来，一直是学校的重点建设学科，并随着井冈山师范学院、井冈山学院及井冈山大学的成立而不断发展壮大，相继入选江西省高校“十五”、“十一五”重点学科，2008年学科团队被评为省级教学团队。本学科队伍科研实力比较雄厚，现有教授4人，副教授2人，博士13人（包括在读博士2人），硕士2人，其中有的还曾经进入博士后流动站从事过研究工作，老中青结构合理，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与拓展空间，是一支结构较合理、功底较扎实的学术梯队。这本集子收入的33篇论文，便是这支队伍近些年来在国内相关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的部分代表性论文，它的结集与出版，便是对他们此前学术研究的一个回顾和总结。

目前，本学科成员在中国古代文学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都有研究，特别是区域文化研究方面特色鲜明，优势明显，并将导引学科今后的学术研究方向。如刘德清、萧东海等人的欧阳修研究、文天祥研究、杨万里研究，成果较突出，既具地方特色，又有全国意义，在国内外学界具有较大影响。此外，学科组成员在古代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方面，研究成果颇丰富。在此基础上，本学科逐步凝炼成三个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

其一，先秦两汉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本方向以邓声国教授为学术带头人，侧重研究先秦两汉诗歌与诸子散文，发掘其中潜在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形成了一定的特色：1. 重视“诗骚”与《论语》、《孟子》等诸子散文研究，以历史与哲学为基本点，努力将先秦文学本体考察与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多层次多角

度地探讨作家创作思想与创作心态；同时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先秦诗歌、散文在不同时期的流播、影响与生存状态，梳理其发展脉络与流传规律。2. 注重先秦两汉文学与中国传统经学的关系研究。儒家经学盛行于两汉时期，深刻影响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本方向研究将两汉经学与先秦两汉文学的创作与阐释结合起来，深入挖掘其内在关联，探讨其发展规律。

其二，宋代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本方向以刘德清教授为学术带头人，主要定位于宋代文学与庐陵名人研究，着力彰显区域文化优势。吉安古称庐陵，唐末五代以降，文风鼎盛，宋明两代人才辈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刘德清教授等结合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开展庐陵文化研究，产生一系列学术成果，形成其鲜明特色：1. 欧阳修、刘弇、杨万里、周必大、刘过、文天祥、刘辰翁等宋代庐陵先贤，均为当时文坛翘楚。庐陵文化名人史，几乎就是一部宋代文学史。本研究方向既具地方特色，又有全国意义。2. 宋代庐陵名人大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坛巨擘，均以官僚而兼学者与作家，为宋代政治、经济、军事，为经学、史学、文学作出过卓越贡献。本方向立足于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研究，体现文史哲融通的大文科研究新走向。3. 本方向将区域文化研究成果引入教学领域，开设“欧阳修研究”、“文天祥研究”等古代文学系列选修课程，获得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二等奖。选修课融汇文史哲多门学科，体现交叉性、综合性等高校课程建设发展趋势，有利于培养新世纪所需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其三，元明清文学研究。本方向以丁功谊副教授为学术带头人，全方位、多层次地研究元明清文学，打破传统的单一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方法，突破将社会历史文化作为文学研究背景的惯性范式，综合思想、哲学、艺术、宗教等范畴展开研究，取得较突出的成果。1. 重视古代历史、哲学与文学思想关系的交叉研究。学科成员以文献为依托，以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为指导，在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分析作家的学术思想、人生

道路、创作心态及文学作品，探求其文学思想形成的渊源与演进轨迹，进而揭示时代文坛面貌及文学发展趋势。2. 重视古代文学和宗教学交叉学科研究。对明清时期《西游记》研究的主要现象、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游记》研究的基本特点进行梳理，并以道教内丹学为突破口，对《西游记》的主题、情节、版本、作者等有争议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不少有影响的学术观点。3. 重视元明清文学经典的文本与传播研究。以理论和实证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戏曲、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索版本源流，结合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从创作主体、文本、接受传播主体的互动中，探讨中国古代作家作品所蕴藏的丰富而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蕴，以及历代读者对他们的不同理解与阐释。同时，在对历史事实及文学现象的展示中，揭示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及演变的内在规律。

2009年3月，本学科入选江西省2008—2015年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项目建设规划。为此，本学科团队的每一位成员深感重任在肩。与国内相关院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同行相比，我们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取，这种差距是可以缩小的。我们相信，通过进一步加强团队的协作精神，加强学科方向的凝练，加强科学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发展的联系，增强本学科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彰显自己的特色。因此，本册子的结集出版，不仅在于回顾、总结本学科队伍过去的学术研究状况，目的更在于希望借此进一步夯实基础，为学科未来的发展扩大一些影响，作出更大的贡献。“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相信未来的学术研究之路是一片光明。

刘德清 邓声国

2009年6月

目 录

前 言 (1)

先唐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

《诗经》省略句浅析	萧东海	(3)
《离骚》的分段及其叙事与幻想	萧东海	(12)
试论王逸《楚辞章句》的文学阐释	邓声国	(26)
试论王逸对《楚辞》楚地祭祀文化的阐释视阈 ...	邓声国	(36)
浅论曹丕诗歌中“清丽”的审美特征	邓声国	(46)
雄才高志铸诗篇——读左思《咏史·弱冠弄柔翰》	刘伙根 彭月萍	(60)
徐陵与近体诗的形成	丁功谊	(66)
盟誓、司盟及先秦契约档案管理	王公山	(93)
生存权与发展权：孟子对农民的两大关注	王公山	(102)

唐宋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

中晚唐“两浙隐逸群”的形成和隐士的精神蜕变	李小兰	(121)
关于欧阳修的“庐陵身份”意识之探析	陈冬根	(130)
勤政为民 系心于农 ——由诗歌看欧阳修的恤农思想	顾宝林	(143)
欧阳修《诗经》研究简论	刘德清	(152)

寻找诗人的世界，还原诗歌的历史

——欧阳修“诗本义”诗学阐释	陈冬根	(166)
范仲淹神道碑公案考述	刘德清	(179)
杨万里与洪迈交恶考论	郑子运	(192)
杨万里咏梅诗与诚斋体活法	刘德清	(202)
论杨万里的讽刺诗及其诗学底蕴	刘伙根	彭月萍 (209)
崇尚“自然”——试论刘辰翁文学创作观	吴翔明	(219)
刘辰翁词作遗民心态与佛道思想	顾宝林	(230)
《须溪词》思想探析	吴翔明	(240)
试论韩愈文气说对辛弃疾“以文为词”的影响	郁玉英	(261)

元明清文学研究

金元四词集考辨	郁玉英	(279)
杜诗三笺与钱谦益诗史观的深化	丁功谊	(293)
史湘云独特的童稚美及其文化成因	李小兰	(302)
《西游记》作者与道教内丹学	郭 健	(307)
《西游记》对佛道典籍的袭用现象略析	郭 健	(318)
《西游记》中“真经”的内丹学寓意	郭 健	(325)
章学诚与袁枚诗学差异发微	陆德海	(332)
同治间抄本《碧筠斋古本北西厢》考	陈旭耀	(348)
试析檠迦硕人对《西厢记》的改编	陈旭耀	(364)
林纾文法思想对桐城家法的坚持与突破	陆德海	(374)
古人的诗体难易论	郑子运	(390)

先唐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

《诗经》省略句浅析

毋庸置疑，重章叠句，是《诗经》在句式方面的一大突出特点。

这首先主要表现在《国风》和《小雅》的那些分章诗之中。如“周南”《芣苢》、《樛木》，“召南”《鹊巢》、《甘棠》、《殷其雷》，“邶风”《式微》，“鄘风”《柏舟》、《相鼠》，“王风”《黍离》、《君子于役》、《采葛》，“郑风”《将仲子》、《萚兮》、《褰裳》、《野有蔓草》、《溱洧》，“魏风”《园有桃》、《陟岵》、《十亩之间》、《伐檀》、《硕鼠》，“唐风”《蟋蟀》、《绸缪》、《鵲羽》，“秦风”《蒹葭》、《黄鸟》、《无衣》、《权舆》，“陈风”《东门之杨》、《月出》，“桧风”《隰有苌楚》，“小雅”《庭燎》、《黄鸟》等，都是在章章重叠的同时，变换特定位置上的一些词语而已；而像《周南·卷耳》、《召南·行露》般部分叠章的也很多。还有如《周南·汉广》、《豳风·东山》等，则是章与章之间部分语句完全相同，反复歌唱。

再者就是同章诗中的语句重复。如《周南·芣苢》，共三章，章四句，两两重复，就是突出的例子；又如《邶风·匏有苦叶》第四章：“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二、三句重复；《王风·葛藟》：“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四、五句重复；再如《鄘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王风·丘中有麻》：“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每章中二、三句完全一样；《小雅·南山有台》五章，每章三、五句都重复“乐只君子”一句。又如《小雅·采薇》

首章：“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小雅·大东》末章：“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小雅·采绿》末章：“其钓维何？维鲂及鱲。维鲂及鱲，薄言观者。”而像《小雅·北山》第二章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般略有变换的重复句，也就更多了。

与此相反，《诗经》中省略句也很多，也是得到充分运用的。但是，人们在广泛注视重章叠句这方面特色的同时，却似乎很少去关注省略句这一特点。并且正是由于对省略句特点的忽略，因而对相关诗句往往理解失当。故今不揣浅昧，对《诗经》中省略句试作浅析，以冀稍补缺憾。

一、主语省略

《诗经》中省略句主要有两类，一是省略句子成分，二是省略分句。句子成分省略又可分为主语省略和其他成分省略两种。其中主语省略句运用最多。如：

《幽风·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这是大家最熟悉的省略句，前三句皆承后句省略名词主语“蟋蟀”，达到避免重复的修辞效果。

代词主语“我”省略情形最多。如：

《周南·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我（薄浣我私）、我（薄浣我衣）。

《郑风·将仲子》：岂敢爱之？畏我父母。——我（畏我父母）。

《秦风·小戎》：文茵畅毂，驾我骐驥。——我（驾我骐驥）。

《秦风·无衣》：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我（修我戈矛）。

《陈风·株林》：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

食于株。——我（驾我乘马）、我（乘我乘驹）。

《小雅·何草不黄》：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我（哀我征夫）。

皆句中承后省略。这是因为谓语动词后面有代词“我”，而这个“我”又是无法省略的，所以省略前面的主语“我”。

又如：

《周南·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我（言告师氏）。

《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我（采采卷耳）。

《郑风·将仲子》：岂敢爱之？畏我父母。——我（岂敢爱之）。

《陈风·东门之枌》：视尔如荍，贻我握椒。——我（视尔如荍）

《小雅·四牡》：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我（岂不怀归）。

《小雅·蓼萧》：既见君子，我心写兮。——我（既见君子）。

《小雅·菁菁者莪》：既见君子，我心则喜……既见君子，我心则休。——我（既见君子）。

《大雅·桑柔》：忧心慄慄，念我土宇。——我（忧心慄慄）。

皆隔句承后省略。这是因为主语“我”在后面句子中出现，虽然它不是以主语的成分出现，但它在后面句子中却无法省略，所以省略前面的主语“我”。

主语“我”也有承前省略的。如：

《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我（报之以琼琚）。

《秦风·无衣》：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我（与子同仇）。

“我”在上句已出现，所以下句省略。其他代词主语或名词主语，也可如此承上句省略。如：

《陈风·东门之枌》：视尔如荍，贻我握椒。——尔（贻我握椒）。

《小雅·菁菁者莪》：既见君子，锡我百朋。——君子（锡我百朋）。

“尔”、“君子”在上句作宾语。

主语也可交替省略。如：

《大雅·抑》第八章：辟尔为德，俾臧俾嘉。淑慎尔止，不愆于仪。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尔（投我以桃）、我（报之以李）。

《大雅·抑》第十一章：昊天孔昭，我生靡乐。视尔梦梦，我心惨惨。诲尔谆谆，听我藐藐。——我（诲尔谆谆）、尔（听我藐藐）。

都是承前省略。

对于以上省略句，必须明白掌握，才好准确理解其诗句意义。再如：

《卫风·氓》：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尔（以尔车来）、我（以我贿迁）。

只要明白两句都是承后省略主语，诗意也就十分清晰了，即为：“你赶着你的马车来迎亲，我带着我的嫁妆嫁过去。”陈子展先生把这两句译为：“用你车子来，把我嫁妆迁。”^①余冠英先生译为：“我让你打发车儿来，把我的嫁妆一齐带。”^②程俊英先生译为：“拉着你的车子来，快用车子搬嫁妆。”^③似乎都没能理解翻译准确，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从句式上掌握这两句都是承后省略主语这一显著特点。

^① 陈子展：《国风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 余冠英：《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③ 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在准确掌握主语省略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能将无主句与主语省略句混淆。比如《周南·关雎》一诗，除第一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四句有明确主语外，从第二章“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等以下，都不见事理上的主语。那么，“参差荇菜”也好，“寤寐求之”也好，主语是谁呢？毛传、郑笺皆以为是“后妃”，毛传释前二句说：“后妃有关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备庶物以事宗庙也。”郑笺释后二句说：“言后妃觉、寐则常求此贤女，欲与之共己职也。”^①而今人则大都以为是“君子”本人，所以认为“这诗写男恋女之情”^②。这就是无主句与有主句的差别。如果对被省略的主语不作出正确把握，那势必也会陷入理解的分歧之中而无法自拔。

二、其他成分省略

《诗经》诗句中其他成分省略的现象，比主语省略要少。但情形更复杂。有省略谓语中并列部分的。如：

《豳风·七月》：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载玄）载朱（载黄）。

如果不明白“载玄载黄”句中省略了“载朱”一语，那么对于“我朱孔阳”句，就会不知其所自来。陈子展先生译此三句说：“丝麻染了黑的就黑、黄的就黄，我们有朱红的纺织品特别漂亮，拣出这些好的做公子的衣裳。”^③就正是如此。而余冠英先生翻译说：“染出丝来有黑也有黄，朱红色儿更漂亮，得给那公子做衣裳。”^④寻绎句意，对省略理解则在其中。徐培均先生的译文：“染成黑色染成黄，我染的大红颜色最艳秀，为那公子制衣

^①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影印1982年版。

^{②④} 余冠英：《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③ 陈子展：《国风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缝又绣。”^① 则将省略的成分充分补足了。

又如：

《幽风·七月》：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一之日于貉）于狐狸，取彼貉（取彼狐狸）。

上言“于貉”，下言“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若不明其语有省略，则觉不通。毛传：“于貉，谓取狐狸皮也。”^② 应该是指出“于貉”同时包含了“于狐狸”。余冠英先生的译文说：“冬月里打貉子，还得捉狐狸，要给公子做皮衣。”^③ 而程俊英先生则译成：“十一月把那貉子打，狐皮剥下洗清爽，好给公子做衣裳。”^④ 徐培均先生译成：“十一月里打狗獾，猎得狐狸取下皮，为那公子做轻裘。”^⑤ 就都没能把被省略的句意译清楚，不如前者译得好。陈子展先生的译文：“十一月里就去猎狐貉，拿着那些狐狸的细毛，献给公子们好做皮袍。”^⑥ 如果把第二句改成“拿着那些狐貉的皮毛”，那就完善了。

又如：

《幽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二之日凿冰冲冲）纳于凌阴，（三之日）凿冰冲冲（纳于凌阴）。

孔疏：“毛以为豳公教民，二之日之时使人凿冰冲冲然，三之日之时纳于凌阴之中。”^⑦ 陈子展译文说：“十二月里凿取冰块儿响冲冲，正月里把它放进藏冰室凌阴。”^⑧ 余冠英先生译文：“十二月打冰冲冲响，正月抬冰窖里藏。”^⑨ 程俊英先生译文：“腊月里凿冰响冲冲，正月里送进冰窖藏。”^⑩ 徐培均先生译文：“腊月里凿冰咚咚响，正月里藏进冰窖冷飕飕。”^⑪ 这些解释和翻译都不准确。因为试想，在冰天雪地之中，上个月凿下的冰，怎能延至下

^{①⑪} 《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

^{②⑦}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影印1982年版。

^{③⑥⑧} 陈子展：《国风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④⑤⑩} 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⑨ 余冠英：《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个月才藏进冰窖呢？它不融化或被重新冻住才怪呢！其实，凿冰冲冲、纳于凌阴应该是同时完成的。这两句是说，在寒冬腊月的寒冷日子里，还要冲冲地凿下冰块来，并且把冰块藏进冰窖里去。读不出句子中的省略成分，对诗句的理解就往往会出现偏差。

有省略宾语并列部分的。如：

《大雅·生民》：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糜维芑。恒之秬秠，是获是亩；恒之糜芑，是任是负。——（恒之秬秠）糜芑；（恒之）秬秠（糜芑）。

郑笺：“后稷以天为已下此四谷之故，则遍种之；成熟，则获而亩计之，抱负以归于郊祀天。”很清楚，并非秬秠则是获是亩，糜芑则是任是负，而是遍种秬、秠、糜、芑，待其成熟时，则皆是获、是亩，是任、是负。郑玄的笺释是很正确的。然而余冠英先生译文：“黑黍遍地长，收割按亩来计算。糜和芑也是种满地，抱起背起送家里。”^①程俊英先生译文：“遍地秬子和秠子，收割完毕堆垄亩；遍地糜子和高粱，挑着背着忙运输。”^②朱渊清先生译文：“秬子秠子遍地生，收割堆垛忙得欢。红米白米遍地生，扛着背着运仓满。”^③都是将秬秠和糜芑分开来说，这就不是那么准确了。

以上三例省略，都形成“互文”修辞。即诗人在并列写到两事或两物时，对所要表现的两事或两物，采用各取一边的手法来表现，这样就达到文字省略的目的。而读者在阅读理解的时候，必须两相参照以补齐，才能准确地把握诗句的意义。

还有在重复中省略的。如：

《大雅·皇矣》：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无矢我陵）无矢（我阿）、（无饮我泉）无

^① 余冠英：《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 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